頑石廬經說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三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井田議

先儒談井田者其疑案有三三代疆理不易而所授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可疑者一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其制易明也惟徹之爲制經無明文可疑者二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二法不同可疑者三以予考之其前一條由誤讀孟子正經界一語謂夏殷之制必以五十畝七十畝爲一區而不知其不必泥也其後二條由誤認三代無不井之田但以有公田無公田爲別不知井田之制專爲公田而設惟助爲有公田則惟助爲井而貢與徹皆不井也孔氏曰貢

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故今先取孟子之說疏通而證明之次及周禮而他經之文有足資參考者亦備錄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或有解者曰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并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

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
周人百畝而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
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
殷據上地加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也周言百畝而
徹則亦有上地有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
者明皆有可知

禮記王制疏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
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
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
稀又十口之家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
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

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
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
通旣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
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
無助殷則有助無貢
按田之疆理一成而不可易而五十七十百畝不同如是
則必有改畛涂變溝洫之事故先儒深以爲疑不知五十
七十百畝者乃授田之實數而以百畝爲一區者乃經界
之常法二者不相爲謀者也周制一夫授田百畝一區之
田亦百畝故以一區爲一夫此數之偶合耳若夏殷之制
則不可以一區爲一夫矣然一區之爲百畝則自若非授

田止五十七十者其田之一區亦必以五十七十爲斷也且周制一夫授田固不止百畝遂人云上地夫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百畝萊二百畝此三地者計每歲所耕則皆百畝也併萊田計之則皆不止於百畝也授田不止百畝而經界仍以百畝爲一區則二者之不相爲謀不亦昭然可見乎或謂仁政必自經界始周制一夫所授適滿一區故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兼并今謂夏殷之制皆以百畝爲一區而授田止於五十七十則有兩人而共一區者如經界不正何曰以百畝爲一區則經界已定矣處之得其道雖兩人共之自無兼并之患如必泥經界之說則周上地之萊僅五十畝孟子言圭田亦五

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其制若何豈別有零星不井之田以充之耶周有萊則夏殷亦有萊夏之下地殷之上中下地并萊田計之皆在百畝之外然則百畝之田仍一人耕之其萊田有餘於百畝之外則別取一區瓜分而授之然後有數人共一區者如商之上地餘五畝則二十人共一區矣 一說后稷治田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以殷制言之上地夫二百甽萊一百甽中地夫二百甽萊二百甽下地夫二百甽萊四百甽每二百甽為田六十六畮三分畮之二言七十者舉成數也上地八家同井中地六家同井下地四家同井趙過代田與周禮易田似異而實同說見後後人辨其野之土條下 算法有方田之術足用形欲其方也古者步百為畮一百畮則縱橫皆百步而其形方矣田之必以百畝為一區者以此故也

又按有以五十七十百畝為丈尺不同者非也古者以律生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尺度之改其起於古樂失傳之後乎又有謂尺度同而步法畝法不同亦非也夫尺度既不可改疆界又不可改則畝法步法皆不

可改何則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一夫之地縱廣皆六百尺也今欲均爲七十畝則當以八尺七分尺之四爲一步以廣一步長七十步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之廣而仍以百步爲一畝之長以截然整方之田而步法畝法皆有奇零不齊之數恐商先生之制數度不若是之迂且拙也至夏之五十畝居畝之半其勢整齊而易算然以一畝當周之二畝亦太不倫況殷不改畝法則夏何必改乎

又按夏經洪水之後天下田少故止五十而貢至殷周之世開墾漸多故所授亦以次而增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而盡力乎溝洫

可見前此之田多爲洪水所湮故禹時大加開墾也

又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按不釋貢者貢義易明不待釋也又徹與貢同法說見後言徹則貢可知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也徹訓通又訓取訓通則與助異訓取則與貢同以下貢上謂之貢以上取下謂之徹其實一也助有公田藉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別矣然則徹與藉正相反徹則不藉藉則不徹此二句非止詁其名義而已相提並論所以著二法之不同且先言徹而後言助語雖平列意有抑揚顧名思義助之較優於徹已隱然見於言外矣

此節先撤去徹法下引龍子之言復撤去貢法而助之可
行尚矣
又按昔之言徹者其說不一鄭氏謂徹者通其率以什一
爲正引孟子對九一國中什一爲證言周制則無徹法但
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
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
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究未可從朱子謂徹通也均也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自謂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言耕則通力
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此說尤所未安果爾則經界不必正
而班爵章之農夫五等又何以分焉集註於論語有若章及孟子夏后氏節用
通力合作之說於請野節則兼用鄭說

又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按上文言徹則不及貢此文言貢則不及徹貢徹同法亦其一證然貢徹雖同法亦自有小異者觀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閒固有稍絀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

貢雖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凶年

原不必取盈樂歲原不妨多取以樂歲之有餘補凶年之

不足適得其平也何至有粒米狼戾及盻盻稱貸之弊乎

固知龍子之言乃後世奉

行者之過非貢之本法也

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

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仕居

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

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朱子集註孟子嘗言文王

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

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

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

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又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注惟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

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按舊解云惟助爲有公田對貢而言者也雖周亦助謂周

之徹法與助法同亦有公田也此說不然上文歷言三代

之制而此言惟助爲有公田不得謂專封貢言也如謂徹法與助法同則當云雖徹亦助不得云雖周亦助蓋嘗論之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一曰井田曰溝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無公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田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即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有公田也井田之法專爲公田而設無公田則不必井也若溝洫則十夫並列無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並行之下文野與國中是也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聊異其名以

成一代之制而已譬之三統迭建而甘誓曰怠棄三正豳風曰七月流火是夏未嘗廢子丑之正周未嘗廢建寅之正也惟田亦然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述孟子之意以爲惟助有公田貢與徹俱無公田徹無公田而周詩有雨我公田之語是周於徹法之外兼行助法可知此節與上世祿一節皆勸滕行助也當孟子時經界之不正久矣助與徹皆廢不行孟子銳然欲行助法恐聞者或生異議以爲古法不宜於今故以世祿及大田之詩明之世祿與公田皆殷制也世祿既可行則公田亦可行況據詩言則周人實兼行助法今何爲而不可行哉此意甚明若如舊解則非勸滕行助之意且果徹同於助則

竟言徹可矣何以一則曰莫善於助再則曰九一而助耶

又使畢戰問井地 註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其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按上文孟子但言助與公田未嘗及井地也此忽問井地者明惟井地始得有公田始得爲助也

又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註經亦界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集註經界謂治地均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按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已不明然經界猶存但爲暴君汙吏之所慢耳所謂慢者蓋小有侵占與商鞅之開阡陌不同故因而正之其勢甚易 左傳襄十年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此亦僅而復王者也大抵孟子此章之意在復古制非倡爲新法也其言有偏重嚮法處蓋三代之制雖井田與溝洫並行仍以井田爲重古制已然亦非孟子私意下文九一什一圭田餘夫四條皆滕之舊制但當日廢不行耳九一而助亦滕國舊有之規模益知前雖周亦助非指徹法

又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集註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又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集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按鄭氏謂王圻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又謂鄉遂用貢法采邑用助法皆以此節爲據鄭說見後匠人注後人多不然之然康

成之說固未足據矣今專就此節論之言九一而助則惟助爲井田可知言請野九一而助則周兼行助法可知此以爲滕之舊制故也　又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田不必皆井又可知田不皆井則徹不必與助同而所謂什一自賦者以爲行貢法也可以爲行徹法也亦可不曰什一而貢亦不曰什一而徹而曰什一使自賦明溝洫之制貢徹所同貢也徹也皆使自賦之謂也

又按或謂孟子此言蓋當井田已廢之後姑就野與國中分別而爲之制不知井田一廢則不可復矣孟子所以告文公者豈徒爲紙上空言而已哉　或又謂孟子祇就滕言滕未必列國皆然然此兩句乃正經界之要道何獨宜於滕而不宜於他國耶或又謂九一什一皆用井田之法野

有公田故九一國中無公田故什一其野與國中之所以異則鄭氏匠人注得之夫田之所以必井者以其中之可爲公田也無公田何必井下文出入相助數句及通典所舉十善節以遂人溝洫之法行之何獨不可而必井乎

朱子語類五十五 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卻行井牧之法 野與國中之所以異當以此說爲正或謂國中地窄不可井故不井者非也

又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

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　周禮考工記匠人注圭之言珪潔也周謂之士田　又疏鄭已下必有圭田及餘夫其文既闕在井田之中則二者亦爲井田之法　集註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

按近人解此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以同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餘夫二十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己田二畝之半此說近是然則圭田及餘夫之田皆從百畝中分析出之以是知五十而貢七十而助初無礙於一區之百畝也

又按此與上請野一節皆正經界之事也

又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集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按集註云此周之助法此言最妙蓋既非商之助法亦非周之徹法又非孟子新法前所云雖周亦助者如是而已

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注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注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注民勤私也又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

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

漢書食貨志上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

公羊宣十五年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

市井穪穀不得樺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
避廬舍穪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
織老者得衣帛馬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
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
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
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
易居財均力平兵車案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
通典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
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
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
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

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詩小雅甫田疏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云云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由是羣儒遂繆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

按一井之中私田八百公田百畝故謂之九一今言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十外取一矣明明與九一而助不合孔氏謂之殷制是也詩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以中田爲田中猶以中谷爲谷中中林爲林中不得以中田爲公田中田對疆埸而言疆埸者田之畔也則中田者田之中也此廬在私田之中亦不必有二畝半之地也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疏遂人所掌郎六遂之中爲

溝洫之法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

詩周頌噫嘻疏遂人注所言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爲之也

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閒小溝遂上亦有徑　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故雖爲溝洫法　夫則與此同也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遂存夫閒遂上有徑則同彼鄭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在夫閒故以南畝遂則縱矣此云田首倍之爲遂以南畝圖之遂即橫也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川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疏夫田之法畎縱遂横溝縱洫横澮縱自然川横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

按遂人云十夫有溝小司徒及匠人云九夫為井一則十夫並列一則九夫竪列二法不同康成以遂人為溝洫之法小司徒及匠人為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助法也溝洫之法貢法也亦即徹法其說殆不可易後人疑古之田無不井者遂欲合遂人匠人之制而一之此支離之說所由起也今試取遂人匠人之文兩兩相比則其異自見遂人自十夫至萬夫凡四等匠人自井至同凡三等以司馬法言之又有井十為通成十為終則五等其與遂人之四等必不可

合也遂人十夫有溝溝在十夫之外匠人井閒有溝溝在一井之外其制大同小異遂人之溝橫亙兩端匠人之溝四面環繞就兩井言之則溝在其閒就一井言之則溝環其外成之洫同之澮其制皆然若百夫有洫與成閒曰洫則疏數相懸矣遂人之制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或遂橫溝縱洫橫澮縱亦可匠人則溝洫澮皆有縱有橫賈疏非是說見後而川爲自然之川不在縱橫之列遂人之川亦自然之川也但遂人是就川爲用匠人則溝洫澮層層兜裹與川隔絕耳賈疏以遂人之川爲人所造非也遂人夫閒有遂九遂而當一溝九溝而當一洫九洫而當一澮九澮而當一川計萬夫之地爲川一爲澮九爲洫九十爲溝九百爲遂九千匠人亦夫閒有遂九夫爲井其閒遂也兩縱兩橫而溝環之方十里爲成其爲溝也九縱九橫而洫環之方百里爲同其爲洫也亦九縱九橫而澮環之計一

同之地爲澮者四面各一爲洫者縱橫各九　凡田形皆欲
爲溝者縱橫各九百爲遂者縱橫各三萬
其方然遂人之十夫閒百步長千步其形不方積而至於
百夫然後方千步又積而至於萬夫然後方萬步是因長
以見方也若匠人之九夫爲井十里爲成百里爲同皆就
其方者言之蓋雖遂溝洫澮各有縱有橫夫閒爲遂而屋
閒亦爲遂井閒爲溝而通閒亦爲溝成閒爲洫而終閒亦
爲洫此所以但言井成同而不言屋通終也細繹經文其
制昭然本無可疑今論者必欲合而一之無論以十夫爲
九夫終屬牽强即以匠人之三等配合遂人之四等何異
以方鑿入圓枘乎遂有謂九十洫而通一澮者無名氏六經奧論
而溝洫之制紊矣要之古之田制不必皆井孟子言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滕之舊制亦周之舊法遂人之十夫有溝即孟子之什一自賦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其法如此明乎此則遂人之異於匠人又何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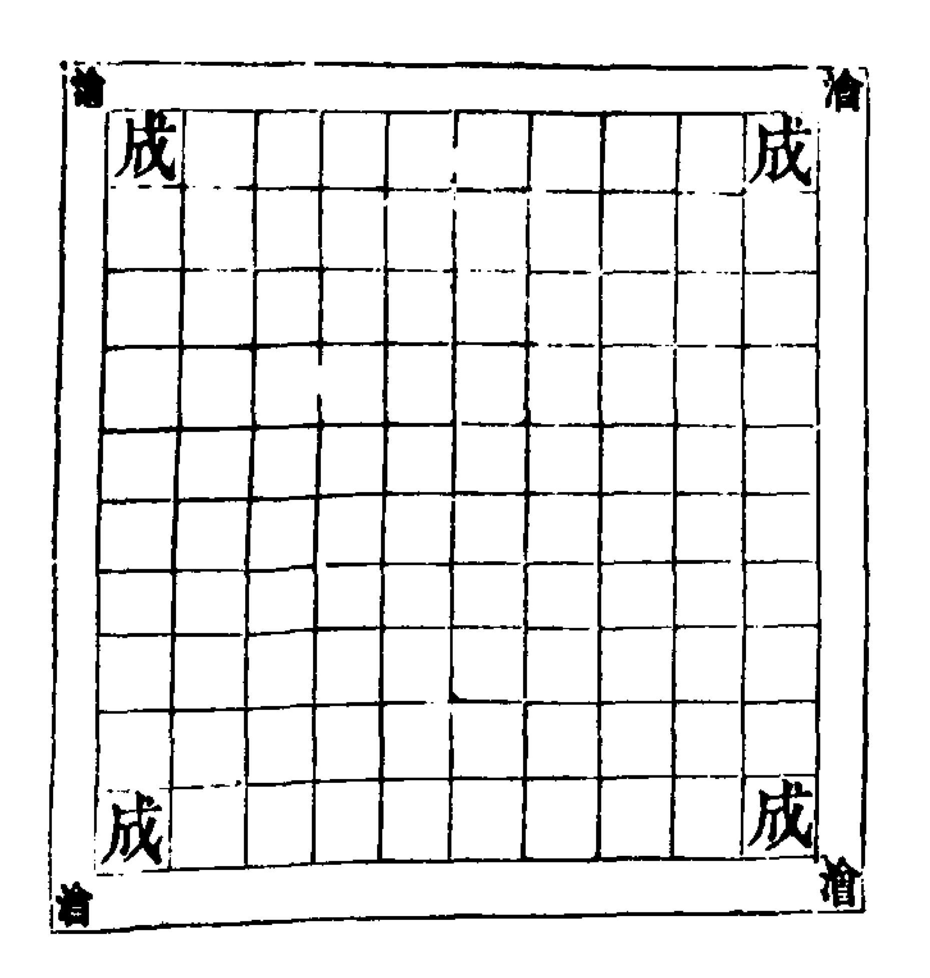
附圖五

九夫為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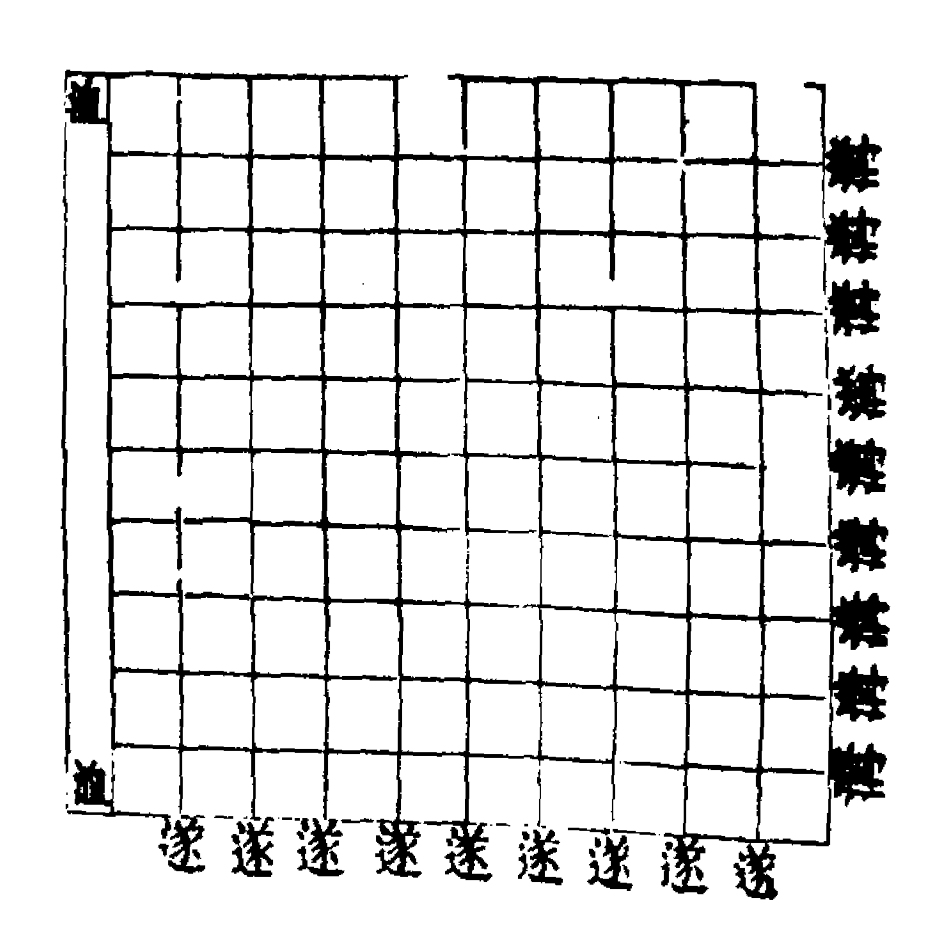
方十里爲成圖

洫 洫
井 井
井 井
洫 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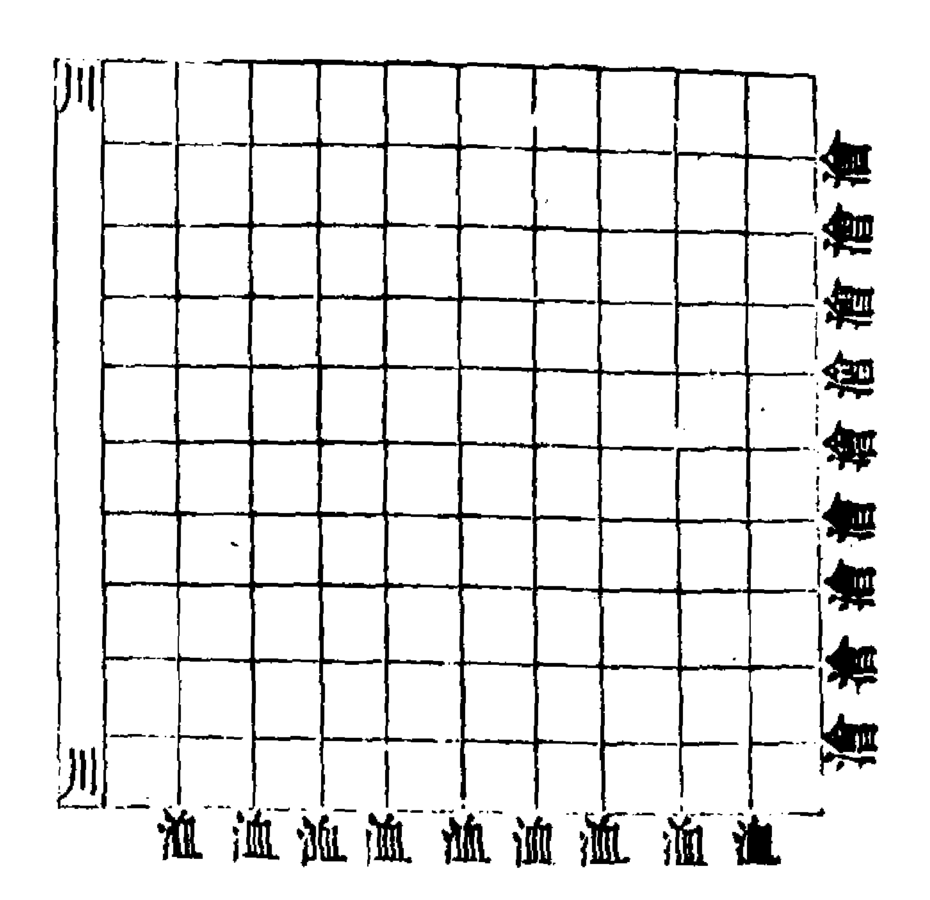
方百里爲同圖



百夫有洫圖



萬夫有川圖



又注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疏按載師職云從國中園廛二十而一及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皆據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夏之貢法云司馬法者按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何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七十人徒二十人並據郊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所引證用之畿內之事非鄭虛言但餘倚所不見耳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疏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盍徹乎是天下之通法故總云助法不稅夫也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疏皆取孟子為義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疏謂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孟子云野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疏上云畿內畿外據天子畿天下大判而言此既引孟子野與國中不同是綱而分之邦國亦做天子異外內也

又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元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左傳疏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乃

四皆於畝議其
重斂故書之也

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疏哀十一年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是一丘出兩丘之稅

又襄三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注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注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又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爲疇

小司徒注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井十爲通者一成之內一行十井縱一成一畔通頭故名爲

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雖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外內有異故也十成爲終者同方百里之內十行行別十成據同一畔終頭而言十終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

漢書刑志法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注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

之法一同方里提封萬井注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注臣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周禮考工記匠人注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又地官小司徒

注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

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

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

田稅入於王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

疏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田出於周法虞夏之謂未有周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鄉遂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云畎澮距川與匠人同聞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為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服而云不及邱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邱甸之

按小司徒邱甸之法與匠人成同之制二者之所以異班氏鄭氏各自爲說班氏謂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若是則成同之中固兼有山川城郭乎鄭氏謂成中六十四井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同中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澮三千六百井治澮若是則緣邊之田皆無公田乎且經言四甸爲縣而鄭氏則以四成爲縣經祇言四縣爲都而鄭氏則又推言四都恐皆非經意然則邱甸成同何以有異曰當以經爲斷小司徒曰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匠人曰匠人爲溝洫是邱甸者賦稅之法成同者溝洫之制也各有所當不得强爲牽合大司徒制地域以其室數制之蓋邱甸者室數

之名而田疇之伍亦準此耳夫班鄭所據者司馬法也此書乃齊威王時所作在諸侯去籍異學爭鳴之時所言制度多不足信觀其一則曰甸出長轂一乘（左氏杜服所引）一則曰成出革車一乘（論語馬鄭所引）其於成也一則曰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注引）一則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論語注引）一書之言而自相矛盾若此果足以為據乎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

又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元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　疏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

按趙過代田先儒謂與周官易田不同然亦似可相通試以代田言之上地每一畝耕兩甽萊一甽中地每兩畝耕三甽萊三甽一耕一萊相間下地每一畮耕一甽萊兩甽則與周禮易田之數未嘗不合葢周禮特總計其數耳非必一夫之地耕則俱耕萊則俱萊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注庀治疏庀訓為具治之使具也

數甲兵注閱數之

甲午蔿掩書土田注書土地之所宜

度山林注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

鳩藪澤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注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潦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注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地別為小頃町

牧隰皋注隰皋水厓下溼為芻牧之地

井衍沃注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疏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等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元云隰夫之地云云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按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

井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溝塗之等皆爲九夫之名蓋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 量入修賦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疏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賦車籍馬疏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賦車兵注車兵甲士徒卒注步卒甲楯之數注使器仗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又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

又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

畿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 疏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 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 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 則半農人也 疏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 定受田十二萬家也 疏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二萬夫 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夫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孟子

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士工商家受田五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

口乃當農夫一人 疏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上云半農人是也其家內無丈夫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令餘夫在遂地之中 疏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鄉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竝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董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 疏王畿千里總計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也

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疏家張逸問遂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六而存一鄉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

者鄭意通郊外[illegible]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illegible]中出此萊地爲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疏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疏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西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

又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注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疆場有瓜

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濬畎澮深之至川亦入海　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

論語泰伯禹吾無閒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詩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云云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左傳哀元年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疏杜解牧隰皋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為五百人矣

大戴禮夏小正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又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孟子滕文公章何休注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稅也

詩大雅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徹治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疏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集註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

論語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疏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宣公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哀公曰

二吾猶不足

按周制助徹兼行而有若專言徹者徹爲時王之制尤所宜遵且言徹則助該之矣非謂徹法同於助也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 左傳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 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古者什一 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其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

夫一婦爲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注藉此公用而收其入言不稅民疏徐邈曰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不稅民之私也觀范之注以藉爲賦藉非亦通從徐之言義無妨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注悉謂盡其力

按初稅畝先儒皆以井田言之其實屬創井田與溝洫並行稅畝者井田則公田之外履畝十取一溝洫無公田則履畝十取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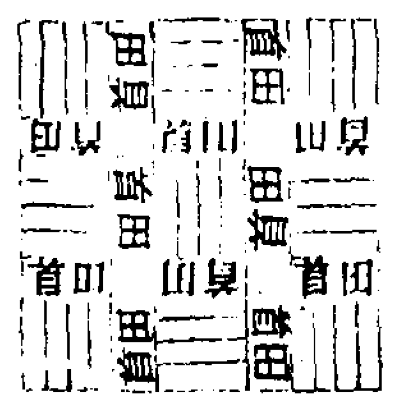
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疏疆正其封疆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集傳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集傳訓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左傳成二年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注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按物猶相也物土之宜謂相其土之所宜也儀禮既夕曰冢人物土昭三十二年傳曰物土方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注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注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按集註所引劉氏之言溝洫與井田皆可用但溝洫則萬夫之中其畝縱則俱縱橫則俱橫井田則一井之中其畝縱橫相閒賈氏匠人疏乃謂井田之遂有橫無縱其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由其不知縱橫相閒之法故有此誤

附圖一

井田南東其畝之圖



南東其畝猶言衡從其畝耳不言衡從而言南東者南東有定位而衡從無定形故也如此圖正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為從而四旁為衡橫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為衡而四旁為從是無定形也然井田之從橫雖無定形而錯綜相形猶得見其為一從一橫若溝涂則萬夫之中從則俱從衡則俱衡併無錯綜相形之勢尤不可以衡從言矣衡從雖無定形而南東自有定位意古者井中之公田皆為南畝以示尊君之義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頑石廬經說四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禘祫辨

予慨夫世之論禘祫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傳及曾子問爲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祫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傳吉禘于莊

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節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為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為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為禘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

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元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禘昭穆謂之禘則其更無祫也劉炫云正經無祫文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註以古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　疏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爲禘祫何得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祫五年作禘大判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閒三五參差隨文而下何妨或有同年之時乎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傳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祫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五年而再殷祭猶言五歲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俱謬又三年五年當以新君喪畢之年起算不得併先君之年而通計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之也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疏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則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著祫嘗者蓋月卻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 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因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儀禮士虞記始虞用哀薦祫事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疏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二虞卒哭後乃有禘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疏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爲禴故畧之

又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祠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疏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謚明天子亦然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是後因以爲常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巳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若之年爲二年云明年春禘于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僖宣皆八年禘阨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嘗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按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

丁代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 諸侯礿犆注互明犆礿文禘一犆一祫注下天子也依此經所謂祫乃時祭之祫非殷祫歲不禘嘗祫烝祫祭之祫也犆與祫正相對鄭說殊迂曲不可通

附王制疏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
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
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為五年一大
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
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
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
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
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
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
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
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

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疏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按唯舉諸侯言故謂之祫若天子則必言禘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

禮記祭統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疏祫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祫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

謂之祫天子之禘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祫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儒既不知禘祫之同遂無以辨禘祫之異今列其說而詳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祫爲三年喪畢之大祭葢嗣君卽位三年之喪既畢遷主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祫之禮雖微鄭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祫則未有得其說者鄭氏謂喪畢而祫祫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

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
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祫小葢鄭氏說本公羊
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
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
未可非也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可見其說有自來矣然其言曰大祫者何合
祭也大祫對四時之祫言王制祫禘祫嘗祫烝此時祭之祫小祫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鄭言大祫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祫下言殷祭是殷祭即
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祫也何嘗有一禘
一祫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
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祫以左傳無祫語祫禘正是一

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云不王不祫乎其說又不通矣或曰禘即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四明萬氏說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特牲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既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礿秋嘗冬烝將既礿又禘耶抑即以禘為礿耶葢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用禘禮者儒生習見時事數典而忘其祖故各自為說信禮記而疑周官可乎有時祭必更有殷祭說見後郊社篇夫禘祭原不在時祭之外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葢以大禘禮行之於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庸亦言禘嘗之

義穀梁傳曰著祫嘗然則禘祫必於嘗與然謂禘祭不在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即時祭之一則不可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毛萇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礿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三說不同王制最舛謬殆不可解然毛何之說亦未爲是且王制以特字對祫字義訓甚明而毛何以兼字解特字殆不可也當云天子禘則不嘗諸侯祫則不嘗蓋天子之禘與諸侯之祫皆行之於秋禘祫是殷祭嘗是時祭於殷祭之年即以殷祭代時祭而不復舉時祭之禮耳　若夫唐之趙匡則以禘爲追祭帝嚳以后稷配之其說本諸小記大傳而不察其文義也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詳味二文乃專

爲廟制言也葢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小記所謂祖者謂文武也祖所自出則后稷也記但言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朱子謂禘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恐非記意后稷太廟居中文武世室列於左右有配之之象焉更立高曾祖禰四廟是爲七廟大傳本小記而删去立四廟一句然所謂及其太祖干祫及其高祖者正隱對立四廟言之及者從下而上之辭讀大傳此節須將立四廟句作主腦前後訖意乃明葢天子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以祖所自出爲太祖故既有太廟又有二世室諸侯即以始受封之君爲太祖不追其所自出太公出于四岳齊不以四岳爲太祖秦仲出于伯翳秦不以伯翳爲太祖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祇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

大事亦于其君則祫及其高祖然亦但可干祫干之爲言空也謂有壇墠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穆三廟而已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出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下諸侯者在于始爲太祖者之下高曾二主即寄於祖禰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本自昭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罄且不及五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吳幼清因此遂以立四廟何爲衍文然則禘祫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大夫之祫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祫矣吾謂禘祫

皆殷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予於禘祫篇中畧及七廟五廟之說因詳言之亦可

廟制辨

與禘祫之義相發明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唐張齊賢言太祖即始祖以白虎通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鄭注詩序太祖謂文王之說謂皆不指禘祭之太祖今按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其說固非然謂始祖即太祖恐亦未是始祖謂始有天下始有國之君也太祖廟號也諸侯即以始祖爲太祖天子則以始祖所自出爲太祖文王武王周之始祖也后稷文武所自出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注太祖別子始爵者 士一廟 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 上士二廟 疏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故晉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 庶人祭於寢 注寢適寢也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

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注祧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旣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顯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祧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上云廟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疏遠廟爲祧者遷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旣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

廟也用遷主所藏曰祧若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彼言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祧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毀遷之祧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祧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

禰祝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疏

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

春秋文十三年公羊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作太室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尚尊周公

按成六年立武宮是武公之廟不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 疏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疏按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 按后稷之廟亦可名祧蓋后稷與文武二廟皆得稱祖考廟皆得稱遠廟則亦皆得謂之祧也 又疏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 按周之廟制自昭王以前五廟而已至共王乃備七廟然七廟之數雖備于共王而七廟之制則定于周公數必以漸而增制則可以預定也 又疏按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

前漢書韋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 按祭義所言正是周制此云不立廟非也 小記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

王者猶言天子非始受命之王也周之廟制定於成王周公成王即王者也　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　又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按毋逸言祖甲恐非太甲且無太宗之號歆說殊繆）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禮記王制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作（按堯當作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按堯舜皆始受命之君故並立五廟禹與堯同出黃帝故不立始祖廟但四親廟而已緯書之言本無所據蓋想當然語耳殷六廟者以成湯為世室也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此書疏出孟子學之徒為造

目於讖緯氏不足信呂氏春秋作五世之廟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鄭七廟之說附之下制喪服小記明堂位而皆合必援禮緯及守祧爲據反滋後人之疑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按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二說不同如必以經之正文爲不可違則二說者皆經之正文也將兩從之乎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蓋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爲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按守祧八人恐是每人主一廟又一人總領七廟故八人人耳若姜嫄廟自有女祧在未足爲周七廟之證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按孔氏云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仍是王肅之見也夫一姓代興必有受命之主猶諸侯之有始封之君大夫之有別子其廟皆應不毀不係乎功德之崇卑也假使暴秦師古制而立廟則始皇之廟亦應在所不毀此夏后氏郊鯀之義也疏但知高祖之祖父不當立廟而未明文武二廟所以不毀之故則仍無解於尊卑同制之嫌 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

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
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朱子中庸或問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
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
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
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
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
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

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立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按文武二廟之不毀與殷三宗不同朱子此條須善會不善會則諸儒之說何異乎劉歆不免蹈孔疏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之失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按此說不知何本考劉歆議中全無此意即王肅以高祖祖父爲二祧亦未必謂武王克商即已如此若必謂王者有天下之初即備七廟則諸侯受封之初須備五廟亦恐

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當受封之初能備五廟乎據禮記疏則先儒曾有因左傳之文謂高圉亞圉之廟不毀者然則二圉至與三宗一例乃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不毀之廟非遞遷之廟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趙順孫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　按趙氏之說與王肅同蓋以文武二世室爲非常廟之數則常廟惟五眞與諸侯無別矣

殷廟六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父昭子穆兩兩相對殷人多兄終弟及則六廟之位置不知若何書缺有間不可考矣

周廟七　殷廟六者契爲太祖成湯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周廟七者稷爲太祖文武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其藏祧主之法則鄭注守祧云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祫嘗祫烝之時則文武及四親廟

之主各以昭穆升食太祖廟若大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焉周之廟制如此或謂七廟當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四皆次弟而遷是爲三昭三穆文武二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吾竊以爲不然爲此說者自王肅始而先儒以爲出於劉歆蓋以肅之言與劉歆相似也而不知劉歆初無此說當歆時廷議欲毀武帝之廟故歆以爲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其廟不宜毀耳其議但援殷三宗爲證絕不及周之文武肅乃以三宗比文武夫殷之三宗但聞稱宗不聞立廟卽使立廟亦是殷制周未必然韋元成曰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歆言宗無數則大門之內豈能預留餘地以處之若宗廟異處則昭穆不序故祖功宗德之說亦難盡信春秋成六年經書立

宮服虔曰爲邲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武宮定元年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即祭法所謂壇墠有禱焉祭之者也雖名爲宮實不立廟又宣十二年楚莊王祀于河作先君宮以告成事是古人固有偶因一事而立先君之宮者旣事則毀之非遂以此爲不遷之廟也故經書立武宮不書立武世室傳稱立煬宮不稱立煬世室且楚之宗廟在郢而邲上所作之宮乃在河上其非立廟可知且擬人必以其倫三宗守成之主猶周之成康宣王也文武開創之君猶殷之成湯也不以成湯比文武而以三宗比文武可謂擬得其倫乎若文武之廟之不毀以其爲開創之君耳凡開創之君其廟皆不毀是正法非權禮不得以殷之稱宗不可預爲設數者比也肅以高祖之祖父爲祧不知廟制與服制及宗法相表裏以言乎服則四世而窮以言乎宗則五世而遷此禮達乎上下不以天子諸侯而有異準此則親廟亦不得有

加乎四廟之外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程子此言是廟制定論然則親廟惟四不得有六明矣故祧廟以一爲正其數可增而不可減親廟以四爲正其數可減而不可增大夫一昭一穆合四主爲二廟也士則併四主於一廟廟雖遞減而高曾祖禰之主未嘗減也天子親廟與諸侯同其隆於諸侯者在祧廟大夫祧廟與諸侯同其殺於諸侯者在親廟義各有當何必專以親廟之隆殺爲隆殺乎又肅解祧字其義未確當以鄭說爲是按祭法於天子稱遠廟爲祧諸侯以下俱不言有祧蓋蒙上天子之文也肅既言天子祭高祖祖父又以高祖祖父爲祧其意若曰祧者遠也以其爲高祖祖父故謂之遠廟以其爲遠廟故謂之祧然則諸侯以

下不祭高祖祖父即無遠廟無遠廟即無祧而聘禮何以云不腆先君之祧左氏何以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豈皆僭用天子禮耶鄭注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此祧字確義也又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是廟之爲祧因遷主得名遷主藏於遠廟故遠廟爲祧遠廟者太廟世室之通稱也祭法二祧疏第以文武二廟當之非是祭法言天子七廟自考廟至祖考廟僅得其五然所謂祖考廟已兼后稷及文武二廟言之矣又云遠廟爲祧者遠廟即祖考廟也遠廟爲祧明三廟俱爲遷主所藏益諸侯五廟遷主藏于太祖之廟故即以太祖之廟爲祧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是也天子七廟先公之主藏於太廟先王之主藏

於世室則太廟世室俱得稱祧固不得僅以世室爲祧廟

也守祧注甚明賈疏亦謬　祧以廟言不以主言然論廟則自有太廟世室之名因其爲遷主所藏故又謂之祧則廟之名仍指遷主言也記言享嘗乃止此泛指遷主不指后稷文武后稷文武固月祭矣馬晞孟駁疏說謂文武不嘗廢月祭誤也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惟禘祭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則此所謂享嘗猶祭統之大嘗禘而非時祭之嘗也　祧廟與親廟異者親廟遞遷而祧廟不遷也若祧廟亦次第而遷則何以別於親廟　然則曷

言乎二祧曰有太廟之祧有世室之祧一藏先公之主一藏先王之主故曰二祧總之三昭三穆其二即文武世室也世室惟二不可增加不必如劉歆宗無數之說親廟惟四亦不可增加不得如王肅高祖祖父爲祧之說明乎此則廟制定而小記之文亦可得而解矣

知禘祫之說則郊社可類推矣故以此繼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疏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示皆有禘稱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禮記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注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注舜當爲嚳字之誤也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春秋襄七年左氏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疏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言祈農事者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少牢饋食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祿於天宜稼于田郊天之義亦由是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禮記雜記下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疏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　左傳襄七年疏擇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　按獻子言正月安知非夏之正月乎竊疑魯郊非禮然亦但僭孟春之郊未必以孟春之禮行之於冬至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於郊故謂之郊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有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邱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

祭廟則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按魯郊惟周建寅之月當從杜預說魯雖得用孟春之郊其禮當與天子小異然既三卜則不應無建丑之月恐穀梁之說亦未可從也 此記所載是魯之郊禮既非天子冬至之祭亦與天子孟春之郊不同記者誤以此爲周禮故一則曰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有天下冬至祭天適逢辛日也 又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汴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按乘素車即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之義非用殷禮

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按祭莫大於圜丘此記所云郊者孟春之郊而誇大之如此蓋魯無圜丘之祭故以孟春之郊兼用圜丘之禮猶太廟天子明堂明堂之制與太廟同而借爲宏敞魯無明堂故太廟得兼象天子明堂耳康成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信矣說文每引魯郊禮皆在逸禮三十九篇中漢儒猶及見之

周易上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疏謂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　按祭天莫盛於圜丘何獨缺而不數圜丘以帝嚳配故稱祖考先王泛指周之天子不必定屬武王

禮記祭法疏案聖證論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

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大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

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曰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又郊特牲疏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

及嚳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

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

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融又為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按此疏言冬至之郊特為魯禮其實魯郊在孟春不在冬至惟於孟春之郊或參用冬至之禮作記者遂謂魯郊在冬至故雜記引孟獻子之言既改啟蟄為正月日至而郊特牲謂周之始郊日以至又誤以周圜丘之禮釋魯郊也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疏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

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

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

又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霤亦土神也

禮記郊特牲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殖之功配稷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

半脡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繭栗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知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

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按三者當以仲春之祭爲正猶祭天有九而圜丘之外當以孟春之祭爲正也

禘爲宗廟之祭先儒無異議也獨鄭氏謂禘有三論語禘

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小記大傳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禘黃帝而郊嚳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於是王肅之徒羣起而攻之按小記言禘即曰立四廟大傳言禘即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所謂禘者明指宗廟之祭而鄭氏以爲郊祭謬矣南郊稱禘必無是理若乃祭法之禘則恐非宗廟之祭也祭法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兩句之中凡有四事上二事祀天神下二事享人鬼文義甚明今以此爲宗廟之祭則享鬼者三祀神者一且先言禘而後言郊言之無序莫甚於此其不然也決矣故吾竊疑康成之說爲是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以周禮大司樂考之上言

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此非每歲所行之郊社及祠禴烝嘗乎至圜丘之六變方丘之八變宗廟之九變特別言之則非尋常之神祀祇祭鬼享故鄭氏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蓋不特祭天得稱禘即祭地亦得稱禘禘爲大祭總稱不專施於宗廟大祭猶言殷祭殷之爲義有二一曰盛也公羊文二年注 中也周禮大行人注 禮之盛者不可數舉必閒歲而一行之故曰中先王之制禮也有豐有殺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皆隆殺相閒之意祭祀尤禮之大者也故有時祭復有殷祭於四時而行殷祭則數數則黷黷則不敬有殷祭而無時祭則疏疏則怠怠則忘疏數適均豐殺有制宗廟如此何獨於天地而不然然則郊社乃

每歲之時祭而圜丘方丘者其三年五年之殷祭歟斯禮也吾於周易豫之大象得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卽殷祭之殷作樂殷薦非圜丘之祭何足以當之王學之徒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亦未之思爾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郊特牲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與下文大報本文義正同註訓大爲徧恐非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氏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然則郊以孟春社以仲春而圜丘方丘則以二至郊專祭日社專祭句龍而圜丘方丘則徧及天神

地祇此殷祭之異於常祭者也或曰圜丘方丘宜在何處曰祀天必於郊祭地必於社猶享先祖必於廟地官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或謂社當作祇字之誤也以路鼓鼓鬼享此與大司樂文相應則方丘亦在社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別無祭地之文方丘在社則圜丘必在郊矣

補考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朝享爲朝受政於廟按追享當從先鄭之說朝享當從後鄭之說閒祀猶言殷祭殷者中也閒亦中也朝諸侯於明堂因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亦殷祭也朝享蓋指此鄭以每月告朔當之恐尚未是又按禮記周公祀諸侯於明堂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鄭氏以來皆分爲二

朝絶不相蒙唯長樂陳氏謂因朝諸侯遂率以祀文王其說近是鄭氏謂明堂非朝諸侯之處周公權用之又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爲宗祀文王之禮然月令乃秦法非周制也今按秦已建爲郡縣無諸侯朝京師之事故於每歲季秋行大饗之禮周制十二年王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其朝之之處於明堂趙岐注孟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此其明證也宗祀文王當在此時故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此時海內諸侯咸在也則陳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又覲禮末稱諸侯覲於天子爲方明壇鄭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引司儀注爲證是鄭意朝諸侯在方明壇不

在明堂不知方明壇用覲禮明堂用朝禮明堂之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方明壇則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司儀有明文鄭儀禮注非是皆北面而見天子曲禮云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或用朝禮或用覲禮皆臨時斟酌而行之巡狩旣然會同從可知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